

蝶蛹

陳玉君

星期五中午吃完午餐，江杰和林政銘又出現在和平樓三樓廁所外面。

林政銘嘻皮笑臉的問江杰：「美麗的蝴蝶生出來了沒？」

江杰生氣的回答：「白癡喔！說不定死了。下週沒生出來，就還給那個機車老師。你有水準一點好不好！老師說蝴蝶生出來叫羽化。虧你成績比我好，程度比我差。」

「還有，我警告你，別再拿蝴蝶事件取笑我。」江杰補充道。

蝴蝶事件發生在忠孝樓五樓。

這所大型的百年學校，最輝煌的時期有一百三十幾班，共有八棟大樓，老師總是這樣告訴學生：「學校大樓以四維八德來命名、排列，所以很好記。」

老師們似乎忘記教科書早已不教「四維八德」，所以「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」對學生而言，是一些很陌生的詞彙，還有，以前貼在校門口川堂的「禮、義、廉、恥」已經消失二十年了，就算是這個學校的六年級生，依然無法完整的說出每棟教學大樓的名稱。

去年，有個三年級的自然老師，想要為學生建立昆蟲生態園，但是學校卻大得很可憐，找不到合適的場地，只好勉強在忠孝樓和仁愛樓銜接處，找到一片比較大的空地，用鐵絲網架了一座簡易的蝴蝶園。

寒假過後，剛開學時，真的有幾隻蝴蝶在網子裡飛舞，每一節下課，都會聚集一群來看蝴蝶的學生，低年級的學生一邊看，還一邊喊著：「有蝴蝶耶！」

江杰每次聽到低年級學生興奮的叫聲，就大聲回應：「騙人沒看過蝴蝶喔！小屁孩！」

江杰對同學說：「娘娘腔才會去看什麼蝴蝶，男子漢要把握下課的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打籃球去吧！」

過了兩週，打籃球的人沒注意網子裡的蝴蝶不見了蹤影，江杰隱約感覺到上來五樓的屁孩減少了，他們從走廊這頭到樓梯口，一路拍著籃球暢行無阻。

悲劇就這樣發生了！

不聽話的籃球跳到蝴蝶園的鐵絲網上方，接著彈到地面。

當時，他們並不以為意，撿起籃球，快速往樓下衝。

過了兩節課，三年級自然老師來到六年二十班教室，江杰才知道闖禍了。原來網子裡掛著一些蝴蝶蛹，籃球打落了好幾個蛹。

自然老師說：「你打落牠們，這些美麗的生命可能就此死掉。你要想個辦法補償。」

江杰回答不出來。

六年二十班導師林老師趕緊出面緩頰，說：「江杰，快跟老師說對不起。」

江杰勉強擠出三個字：「對不起！」

而自然老師早已準備好補償方案，他說：「你把這三個蛹帶回去照顧，羽化後再帶來。」

星期二放學後，林政銘和江杰回家的路上，手上多了昆蟲飼養箱。

心不甘情不願的江杰抱怨著：「那個老師真的很機車，蝴蝶的生命有什麼了不起？我媽一天到晚鬧自殺，人都活得不耐煩了，誰還管蝴蝶的生命！」

午餐後的時間，學務處明令「禁止打球」，導師規定「飯後不可做劇烈運動」，連在走廊上丟紙球，玩玩你追我跑都被當作劇烈運動，只要有同學告狀，就要當一週的值日生，誰都不想，他們只好聚在一起閒聊瞎扯。

和平樓廁所外，就是閒聊瞎扯的好地方。

這時，邱芷伶正好從女生廁所走出來，林政銘免不了又要開江杰玩笑：「你的頭號粉絲來囉！」

「唉唷！看到鬼，快閃。」江杰誇張的衝到樓梯旁，走下五格樓梯，等邱芷伶走過去，才又走回廁所門口。

邱芷伶也是六年二十班的學生，像隱形人一樣存在，林老師曾經跟他們說過，邱芷伶臨界智力障礙，所以反應比較慢，請同學要多包容，多照顧。

但是，反應比較慢，發育卻很快。

六上期末考完，大家精神頓時放鬆，聚在一起時，盡聊些不營養的話題，一個男生忽然說到邱芷伶，他問：「你們猜，她是不是穿C罩杯胸罩？」

於是，他們決定委託男人婆江宜婷去打聽，沒想到，一向和男生一起打球的江宜婷也罵他們：「變態！」

這個玩笑就這樣草草結束，經過一個寒假，再沒有人關注。

同學之間傳說邱芷伶喜歡江杰，惹得江杰常對她大聲吼叫：「滾遠一點啦！」剛開始，江杰常為此被林老師罵，到後來，只要林老師使個眼色，他便乖乖閉上嘴巴。

邱芷伶終於消失在江杰的視線範圍內，他嚴肅的對林政銘說：「別把我跟她扯在一起。我問你，明天要不要再去大潤發？」

林政銘回答：「好，明天同一時間，老地方見。」

最近，江杰和林政銘找到新樂子，假日相約到大潤發試吃，接著在電器區看影片，電腦區試玩3C或電動遊戲機，至少可以耗掉半天時間，反正假日賣場人多，沒人注意到他們。

江杰和媽媽、舅舅同姓氏，他從不知道爸爸是誰，從電視知道有「爸爸」這種人物，他好像曾經問過媽媽，記得媽媽只是簡短的回答：「死掉了啦！」還加了一句：「爸爸跟錢不一樣，沒有錢很痛苦，沒有爸爸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爸爸」算小問題，還有讓他更不解的問題，記得剛上一年級，老師一直問他：「有沒有爺爺，奶奶？有沒有外公、外婆？住在哪裡？」他完全聽不懂，歪著頭在腦袋中搜尋好久，找不到答案，楞了好久都回答不出來，從此老師把他當呆瓜，只要不吵鬧就好。

江杰自有記憶以來，大多數時間都是舅舅陪他、照顧他，三年前舊公寓裡多了舅媽。江杰曾經問林政銘：「沒有喜宴，沒有喜酒，也可以叫舅媽？」

去年公寓裡添了表妹，他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，加上媽媽和舅媽一天到晚吵架，他留在家裡的時間也越來越少。

就算林政銘沒空，江杰依然可以在球場上找到許多球友。

星期六早上十一點，他們先集合在大潤發對面的全家便利商店。江杰拿給林政銘一張三十元面額的「幸福晨飽」餐卷，他說這叫分享政府的德政，他們各自選了不同的三角飯糰和一瓶鮮奶，吃完後，接著到賣場試吃，就當作午餐。

他們決定直接穿越交通複雜的五叉路口，不走橫跨五條馬路的四方形天橋。有一次，江杰被隔壁班的阿德看到走天橋，一起打籃球時，被阿德拿來取笑好幾次，說什麼：「膽小鬼走天橋，有膽來抄我的球嗎？」

據說阿德常在這附近出沒，還是捨天橋吧！

一看到車子間有空檔，他們勇敢的邁開腳步，快速衝到斜對角的檳榔攤，接著背後傳來「嘎——」的緊急煞車聲，好險，他們身手矯健，躲過一劫。

驚魂未定的兩人，在檳榔攤邊停留，抬頭一看，檳榔攤內有兩個人一直盯著他們，是邱芷伶，還有她的媽媽。看到他們安全過關，兩人似乎鬆了一口氣。

他們在學校見過邱芷伶的媽媽，有一點黝黑的膚色，化了妝，濃眉大眼更清楚，身材雖然嬌小，但是穿著短褲和長靴，看起來腿很長，兩相對照，穿著牛仔褲、布鞋的林老師顯得太樸素，用著不太標準的國語和林老師講話，他們猜測應該是外籍媽媽。

心虛的他們，假裝不認識邱芷伶，迅速的躲進大潤發。

林政銘有點憂心的說：「邱芷伶應該不會去跟班導告狀吧？」

江杰肯定的說：「不會的！你有看過她打小報告嗎？況且，她有辦法記到星期一嗎？」

星期一，邱芷伶缺席了。這是常有的事，林老師大概習慣了，頂多盡責的打個電話，然後等對方家長找個理由搪塞，大多是肚子痛，頭痛的小毛病。

午餐後，和平樓廁所外，閒聊瞎扯的時間。

江杰神秘兮兮的說：「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個怪夢，你不可以告訴別人，我才要跟你說。」

「怎樣？你夢到跟江宜婷告白囉！」

邱芷伶暗戀江杰，江杰卻喜歡江宜婷，同學說他們三人之間有複雜的三角關係。

「別亂講！我夢到我變成蝴蝶，那種感覺真不賴，而且我遇到一隻漂亮的蝴蝶，竟然是邱芷伶的臉，在蝴蝶世界裡，她一點都不笨。」

蝶蛹還沒羽化，江杰卻被蝴蝶纏住了，連作夢都是蝴蝶。

林政銘嘻皮笑臉的說：「蝴蝶漂亮就好，有人管牠笨不笨嗎？」

變成蝴蝶的感覺在江杰腦中徘徊，他想確認邱芷伶的長相是否真的與夢中蝴蝶一樣？但是，星期二，邱芷伶還是缺席，這次由江宜婷去學務處打電話，大概是說生病還沒好。

星期三是小學生的快樂小週末，早上四節課，在打球，打屁，打混中快速流轉度過，中午就像快樂的鳥兒飛出鳥籠，自由往天空飛翔，至於那些嘟著嘴，看起來不高興的鳥兒，都因為要被關進安親班的籠子。

江杰說，星期三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吃。

下午，他們相約要去有氣質的地方——國立臺灣圖書館。

三月的天氣有時還帶著一點寒意，林政銘和江杰共騎一輛腳踏車，到附近最大的公園溜躑，那是擁擠的城市中最大的綠地，國立臺灣圖書館就在公園內。五年級時，林老師帶他們來參觀，還幫全班同學辦借書證，江杰和林政銘才得以認識這個有氣質的地方。

停好腳踏車，他們拿著借書證到櫃臺登記電腦，開始享受一個小時的上網。

一走出圖書館，溫暖的春陽正照在初綻放的櫻花上，是遛狗與曬老人的好天氣。

公園斜坡草地聚集一群愛狗人士，政府的德政連狗兒都能沾到邊，據說這座公園是全國唯一設有遛狗專區的公園，狗兒享受著一大片的綠草地，人們滿足的望著活蹦亂跳的狗兒，狗友們在草地兩旁的斜坡，一起聊狗經。

政府的德政，老人沒有份。草地斜坡的另一邊是圖書館，門口外只有兩道窄窄的花臺，一輛一輛的輪椅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，外傭勉強在花臺邊找到空位後，老人們就被閒置在輪椅上，有的閉目享受溫暖的太陽，有的兩眼空洞的望著前方，一旁的年輕外傭熱絡的聊在一起。

江杰忽然停下腳步，看著其中一個老人，鼻子插著管子，眼睛微閉，兩片嘴唇已經鬆弛無法合起，身上蓋著厚重的毯子，一時之間，很難分辨是死還是活？

江杰有感而發的說：「叫我老媽來看看！這樣也叫活著，她憑什麼找死！」

星期天半夜，江杰媽媽在她工作的海產店內，喝得爛醉，吵著要撞車，老闆打電話到家裡，江杰獨自去把媽媽帶回家。

五年級有一次，江杰媽媽喝醉後，在浴室割腕，還好江杰半夜起來上廁所，趕緊叫醒舅舅幫忙叫救護車，卻被舅媽臭罵一頓。

現在，他已經學會自己處理媽媽的無理取鬧，不必叫舅舅幫忙了。

林老師每天在聯絡簿抄一句名言或佳句，江杰只記得這一句：「不要等到失去了，才知道擁有的可貴。」他曾經想把這句話送給媽媽，可是他們母子之間不曾有過這麼文謨謨的對話，講出來很肉麻，所以他一直把這句話留在心裡。

現在又想到這句話，不知道是否能用在輪椅上的老人？他們對生命和時間是這種感受嗎？

沿著圖書館，轉個彎，建築物外圍是挑高、古典的迴廊，同樣聚集著輪椅與外傭，浪漫美麗的場景鑲入了淒涼。

林政銘拉拉江杰的手，示意他不要走迴廊內，但是江杰耍開他的手，執意穿過迴廊，走不到一百公尺，看見熟悉的人影，是邱芷伶。

星期三早上過得太匆忙，他們幾乎不記得邱芷伶是否有來上學，卻在公園遇到。邱芷伶望著他們倆幾秒鐘，然後連忙低頭看自己的腳，一個外傭正在與邱芷伶的媽媽說話，應該是她們的家鄉話，他們倆沒一個字聽得懂。

林政銘停下腳步，想和同學打個招呼，這會兒換江杰拉拉他的手，示意他快點走，這一拉扯，差點撞到迎面走過來的壯碩男子。

穿過迴廊，他們在公園內追逐，把每項健身器材都玩過一遍，然後再共騎腳踏車回家。

星期四，江杰特別注意到邱芷伶已經到校了。

他想知道邱芷伶星期三是否到校，可是問了好幾個同學，沒有人有可以肯定回答。有的人回答：「誰知道，不會去問老師喔！要不然直接去問她就好了嘛！」有的人則是提高聲調說：「喔……你對她有意思囉！」

一整天，公園裡那個男人的身影在江杰心中揮不去，總覺得好像見過。

他問林政銘：「昨天在公園差點撞到的男人，你有印象嗎？」

林政銘搔搔頭，想了一下說：「有嗎？我們有撞到人嗎？不就被你拉著快走，有撞到人嗎？」

江杰決定放學後單獨行動。

下午四點半，江杰背著書包走到公園，來到圖書館旁的迴廊，努力尋找那個身影。

公園位於中永和的交界處，他從中和走進公園，公園的另一頭是永和，不遠處有許多快炒海產店，就是他媽媽工作的地方。

不知不覺，江杰走到海產店。

傍晚四點半，生意還沒上門。這裡是宵夜場，十一點才是客人聚集的時間。

一靠近媽媽工作的海產店，江杰頓時豁然開朗，原來對那男人的印象來自這裡。男人面對著馬路抽菸，背對著馬路的是江杰的媽媽，也點著一支菸，兩人面對面坐在矮凳上聊天。

江杰站了有一分鐘，男人發現他，抬手提醒他的媽媽回頭，她有點嚇到，幾乎是跳起來，所以矮桌挪動了快九十度。

男人似乎知道他的身份，輕佻的開玩笑，說：「來找媽媽要錢花？」

江杰媽媽搖著手，示意他別亂講。

但是江杰媽媽卻轉身探進男人褲袋，拿出錢包，塞給江杰一百元，說：「昨天給你的一百用完了嗎？拿去，自己去吃飯。」

江杰動也不動的站著，眼睛直盯著那個男人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江杰媽媽把江杰推到紅磚道上說：「你今天怎麼了？我晚上可能不回家了，你快回去寫功課，看電視。」

江杰問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

江杰媽媽回答：「問那麼多，幹嘛？就這裡的員工，我的同事。」

江杰不死心，直接說出心中的疑惑：「你幫我問，看他認不認識我們班的邱芷伶？」

「怎麼會認識你同學？他又沒去過你們學校！」

「你讓我自己問，不然我不走。」江杰態度很堅決。

江杰媽媽妥協了。她心裡想，只要不過問他們之間的問題，就讓他問吧！她又交代了一句話：「叫陳叔叔，有禮貌一點。」

江杰走回矮桌旁，男人站起來，和江杰面對面。

江杰態度很好，客氣的問：「陳叔叔，我昨天在公園看到你，你認不認識我們班的邱芷伶？」

「昨天下午嗎？在圖書館後面？那個清秀高挑的女生？她是你同學？你是國一還是國二？」

男人沒有給答案，反而問了更多問題，而且表情越來越緊張，不再正眼看江杰，也不跟江杰對話，急著叫他的媽媽過來，說了一長串莫名其妙的話：「小江，你兒子可不可以信任？你跟他說，我不認識他同學，他看錯人了！」

男人說有急事要處理，晚上再過來，接著跨上停在馬路旁的機車，揚長而去。

江杰媽媽也生氣了，說：「叫你別問，你偏要問，你同學怎樣，又不關你的事，大人的事，小孩別管，認真讀書就對了！」

江杰充滿疑惑的離開海產店。每件事，每個人都像一個個珠子，散落在地板，江杰試著把這些事和這些人串起來，但是找不到線。

晚上，江杰媽媽果真沒回家。江杰早已經習慣媽媽晚上不回家，不習慣的是預先知道媽媽不回家。

星期五江杰還是特別注意邱芷伶，八點半了，邱芷伶還沒有到校。江杰有股衝動，他覺得應該告訴林老師，請她幫忙把這些人，這些事的珠子串起來。

江杰雖然常挨林老師罵，但是林老師對他的環境似乎比別人多一些理解，從不會把他的過錯和家人連在一起，就拿聯絡簿來說，以前聯絡簿沒簽名要被罵，自己簽被罵得更慘。自從五年級之後，江杰聯絡簿上的家長欄沒簽過名。林老師說：「聯絡簿沒有簽名不是你的錯，本來你就應該為自己的事情負責任。」

放學後，他跟同學一起下樓，和林政銘併肩走到校門口，江杰藉口忘了拿東西，又折回教室，林老師正在整理教室，看到他回來，說：「又忘了帶作業？」

江杰說：「不是，老師我想跟你談談邱芷伶。」

林老師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唉！她五年級的時候還正常上下學，但是課業落後越多，更不想上學了，最近更糟糕，家長幫著三天兩頭請假，都沒超過三天不能報中輟，這狀況有點麻煩，我是該想想辦法了。」

林老師沒料到，江杰要談的比請假更嚴重。

江杰把這週在校外遇到邱芷伶的事說給林老師聽，還說他的媽媽和陳叔叔認識，把陳叔叔的反應照實演了一次。

江杰說越多，林老師的眉頭越深鎖，她正在串這些人和這些事的珠子，而這條線似乎已經在林老師的腦中成形。

林老師拍著桌子，說：「走！你帶我去檳榔攤。」

於是，他們一起走出校門，來到五叉路口，檳榔攤裡亮著燈，邱芷伶媽媽在裡面，卻不見邱芷伶。林老師堅持要見到邱芷伶，邱芷伶媽媽不肯，林老師說這就去叫警察來，她才願意打電話把邱芷伶叫過來。邱芷伶一出現，林老師立刻把她帶走。

回學校的路上，林老師不斷和輔導室主任通電話。

江杰想要說些什麼，可是想想這相處的一年半，他只有大聲吼過邱芷伶，不曾和她對話，甚至不記得是否聽過她的聲音，現在更找不到話可說，只好默默陪著邱芷伶走。

他們回到學校輔導室，輔導主任似乎也是一直在通話中，林老師叫江杰先回家，她和主任會陪著邱芷伶，等社工過來處理一些事。

江杰回家已經七點多，媽媽竟然在房間裡睡覺。

江杰一進房，媽媽便劈頭大聲罵：「叫你們老師不要愛管閒事，人家媽媽有本事，生個漂亮的女兒，要女兒去賺錢，管那麼多幹嘛！像我，生個兒子，有屁用啊！」

接著又說：「要是沒有那個陳叔叔，你吃什麼？穿什麼？我要失業了，你等著餓肚子吧！」

江杰聽到舅媽在房門外大笑著說：「馬伕被抓了，你兒子害的是不是？」

江杰媽媽生氣的打開房門，衝到客廳要去打舅媽，正在看電視的舅舅站起來制止，怒目相向的兩個女人，又對罵了幾句。

這種戲碼，其實已經好幾個月沒上演了，江杰依照慣例，打開公寓鐵門，走入夜色中。

他摸摸身上，還有一張幸福晨飽餐券，心裡想，就把早餐當晚餐吃吧！聽說政府還有新德政，叫「幸福保衛站」，只要到便利商店登記學校，班級，姓名就可以拿八十元的食物，或許明天可以試試看！

週休假日過後，邱芷伶沒有出現在教室，江杰不敢告訴任何人，是他讓六年二十班失去邱芷伶同學。

江杰和林老師之間有一種默契存在，林老師並沒有提起星期五的事。

早自修時間，林老師跟同學說，因為家長照顧不周，導致邱芷伶無法正常上學，所以被社會局接走，將被安排到寄養家庭，接著就會轉學。

邱芷伶的存在和不存在，好像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，可是同學畢竟不到鐵石心腸的地步，難得安靜無聲的聽林老師講話。

四月初，天氣逐漸暖和，在自然老師細心的照料下，沒有被打落的蝶蛹羽化了，忠孝樓的小小蝴蝶園又聚集許多觀看蝴蝶的小孩。

那天，兩節自然課的下課時間，江杰和林政銘沒有下樓打球，他們慢慢晃到蝴蝶園前觀看蝴蝶。

三年級自然老師正好走出來洗手，認出夾雜在一堆矮個子中的大塊頭，問：「你是六年二十班的同學，對吧？我交給你的蝶蛹羽化了嗎？」

江杰真誠的向自然老師道歉，說：「老師，對不起，蝴蝶沒有羽化，恐怕已經死了。」

自然老師淡淡的回答：「這是預料中的結果，生命本來就很脆弱，所以我們要好好呵護它。」

中午吃完午餐，江杰和林政銘又出現在和平樓三樓廁所外面。

江杰說：「我昨天晚上又夢到自己變成蝴蝶了，還有邱芷伶。」

林政銘有點感傷的回答：「邱芷伶一定很想變成蝴蝶。」

但是，蝴蝶一定不想變成邱芷伶。